

# 大陳撤退前後

錢剛銳

## ——憶念劉廉一司令官

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秋天，先總統蔣公介石早已復行視事，當時廈門、海南島已失守，舟山羣島因距台灣本島補給線太長，無戰略價值，已順利地將忠勇部隊與義不帝秦的百姓撤退來台。國內軍公教人員也已逐次改善待遇，且蔣夫人發起捐建眷舍，使執干戈捍衛社稷的軍人能安守其職分。人民對國家之向心力，與對蔣公之愛戴，已使國內局勢初定。

劉廉一將軍，籍隸湖南長沙，軍校六期，陸大及美參大畢業，當時以六十七軍軍長在舟山登步島戰勝之餘威，升任參謀本部三廳（作戰）廳長。於四十二年春奉命編組大陳防守區（到大陳不久，旋奉核定擴編為大陳防衛司令部），參謀長為軍校十期、美參大畢業之胡忻上校；副參謀長及參一（人事）、參三（作戰）、參四（後勤）處長，均請陸軍參大校長皮宗政中將（七十三年病故）物色軍校及陸大畢業、任主任教官多年之有關科系者遴選之，惟最大缺點為無沙場實戰經驗，最高經歷僅為營長。筆者時為中校參謀，於四十二年八月志願到前線為桑梓服務，因時間迫促，未及向國防大學辦移交，就追隨劉廉一將軍同乘軍艦由基隆出發，翌晨在烟雨濛濛中抵達

大陳。大陳列島包括上、下大陳、屏風山、竹嶼及洋歧等十多個島嶼，主島為上、下大陳兩島，上大陳居北，下大陳居南，面積近九與七平方公里。大陳港內帆船林立，島上商漁並盛，司令部及作戰指揮系統均設在上大陳及二〇八高地。另有大陳區的一江山小島、北邊的漁山島、南邊的披山島，過披山四十哩才是南麂島，面積有十平方公里，自耕自給，不須補給；我曾監送油料去過，見光禿禿大岩石，草木稀少，還碰到一位中學同學，真是「島孤人不孤」！

### 香蕉菠蘿秀色可餐

我初到前方，離別嬌妻弱女，一心想補隊職。見島民生活很窮苦，日以紅薯及少量白米果腹；但我們蔣處長却苦中作樂，瞥見女性身材好的，便封以綽號「香蕉」，臉龐漂亮的叫「菠蘿」；因當地缺乏果、蔬，我們每日採買「副食」，要翻山越嶺，跋涉數里外買些豆腐、豆豉、香蕉、海蜇皮等回來（豬肉蔬菜則要乘船到下大陳去採購），一個月都沒有變化，因此笑謂當地美女為「水果」，意指「秀色可餐」也。

我們每天用井水與百姓一同洗臉洗衣洗澡，

夏天尚易應付，冬天一週洗一次澡，用一壺壺井水，送到辦公室用木炭燒水，在木盆裏洗澡。島上天氣是大陸性氣候，早晨洗臉得先敲開貯水器冰塊，其滋味實在不好受！我們在寒氣逼人的辦公室旁放了幾張竹床，窗戶是紙糊的，難禦強風，常使人冷得睡不著覺。司令官是住在六吞裏一間因陋就簡的民房，戰士們則住在碉堡及班排營房（靠近山坡，上蓋稻草或黃泥磚），至於崗哨及彈藥庫則是用幾個木棍作架，而蒙以樹皮、草蓆的帳篷。在海崖一隅之崗哨，戰士們整夜迎著冷風站衛兵，以防「水鬼」之侵襲，備極辛苦。

因為要準備國防部校閱，非常忙碌，編號、編目錄、卷宗封面，都要一本本用小刀剪裁整齊，很多圖書地圖都重新整理。我記得當國防部視察組快來時，上級說有「情況」，不願資敵，將文件圖書一起燒毀，我想留幾本「海軍戰略」「論戰爭藝術」等書，也被上峯阻止，俱化為灰燼了。

### 未起邪念倖免於難

當時我兼負 F.S.C.C. (Fire Support Cooperation Center「火力支援協調中心」) 之

責，共軍米格十七、十九分批從浙江黃岩路橋起飛，每天早晨七時就飛來大陳偵察，久之，我們就視警報為起床號，起床後便疏散到坑道，因通風設備差，祇能逗留三十分鐘，便要到坑外面呼吸新鮮空氣；而我們陸、海、空軍參謀三人，必須到高地雷達站去窺察敵機動態，一經發覺即由空參向防空部門通知，海參向艦艇防砲部門通知，對空射擊，我則直接報告參謀長處置。

由浙江來的飛機航程不到十分鐘，不能如抗戰在四川那樣有一個小時疏散之準備，分預行、緊急、解除警報。有一次，我離開F.S.C.，返回宿營地，見晚霞在海峽上空照耀，我很想散步回去，忽見米格機如白色小鳥已飛臨上空，我急忙向碉堡快跑，到碉堡邊緣時，我馬克沁機關槍已對空射擊，發出神威；而敵彈也嘶嘶作響，「澎」的一聲，敵機就在我附近爆炸了。又有一次，因來不及躲避到坑道，就在附近的泥巴洞避難，但已有一位十八九歲漂亮大姑娘在裏面，當時毫無邪念，也不搭訕，結果一枚延期信管未爆炸彈，就命中洞口，人家都說我因為未起邪念，故得此善果倖免於難。

### 轉移陣地繼續作戰

民國四十四年元月十八日是一個淒涼哀傷的日子，共軍以陸海空軍猛攻我大陳區前哨的一江山小島，與守軍王生明司令發生激烈戰鬥，因無制空權，我螺旋槳飛機速度二百哩，難與米格機五百哩比較，制空權操在敵機手裏，我們的登陸艦及砲艇因此無法行動，祇能躲在有陰影岸邊，

所以也就喪失制海權，處於劣勢。我們用望遠鏡看到共軍的船團集結，有武裝之機帆船及舢舨（浙土語謂蟹壳船）、艦艇等。我們即請海上突擊總隊長夏季屏少將支援，但因風浪太大，烽烟滾滾，他亦愛莫能助，眼睜睜看著共軍搶灘登陸。

同日下午四時，我在坑道中聽到劉廉一司令官嘆息說：「戰鬥英雄王生明已載波電話向我報告，他要一死報領袖，接著將載波電話機破壞，並聽到一聲槍聲，自殺成仁了。」當時大陳空氣非常緊張，一到晚上還看到一江山火光瀾漫，敵人似已全部佔領了，七百二十餘守軍亦已盡浴血奮戰之責，壯烈殉國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共軍已將探照燈、高射砲及一〇五榴彈砲運上了一江山與頭門陣地，整個大陳都在敵砲射程之內，探照燈也向我主島照射。有一晚，我陪同某參謀長值勤（胡忻已接獲揚鞭四十六師長缺），午夜時他突然驚醒，非常駭怕，我說：「報告參謀長，現在各部隊尚未『飛報』情況，如有情況，我會報告你的，請放心！」翌日情況益趨緊急，米格機已全天候在高空探測，我軍飛機因格於美方規定，無法前來助陣。

劉廉一司令官戰術思想非常新，曾親撰一稿，認為島嶼作戰，如海軍載陸戰隊登陸或奪取橋頭堡，似應由海軍將領或陸戰隊司令指揮較適切。此「參謀研究意見具申」因字跡有點龍飛鳳舞，他命我先謄清一遍，故我很清楚。

但轉報上級後，意見未被採納，而由飛機空投一紙命令，要司令死守大陳，並謂政府會好好照顧其老父母。所以他曾將指揮所移轉下大陳一

天，但仍被敵人知曉而予以砲擊，也因此被外界誤認為他不是「戰將」，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英雄了！

### 退役從教崇拜天主

在戰場上同生死共患難之際，最需要的是有高階層人員來慰勞。我不記得是那一天，政治部蔣主任經國一人悄悄地到了大陳司令部——坑道，與每一位參謀人員握手，在這漫天烽火、寒風凜冽的戰地，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，真是勝過物質慰勞。我們趁便請他將我們的「遺書」帶給眷屬，大家均已視死如歸了。

二月中旬，大陳效英國敦克爾克光榮大撤退後，我曾到新店劉廉一司令官家去拜訪。劉將軍待母純孝，留我吃飯，菜餚雖不豐富，但他慈母待客，有如待子姪輩般親切，洋溢著溫馨與喜悅，多年失落的母愛，恍如重現眼前。迄今思之劉將軍平時對待部屬宅心敦厚，就是因為生於忠孝之家的緣故吧！劉將軍曾做過很短時間的作戰次長，因對政工制度與戰地政務等有意見，且因小人的從旁陷害，竟被免職，退役後兼任私立滬江高中校長數年，終被病魔所困去世。我參加了追思會，由周聯華牧師證道，周牧師非常感念劉將軍，他說：「我在滬江大學唸書時，對軍訓教官不大注意，獨對劉將軍除上軍訓課程外，尚全神貫注旁聽英文課，對其埋首用功情形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且退役後每週風雨無阻，在這教堂右首一隅參加主日崇拜，並常與我研討聖經的道理，更使我對他非常懷念……。」